

國

朝

文

錄

壯梅堂集文錄序

壯梅堂文集商邱侯朝宗先生著朝宗之文宋牧仲中丞所稱始倡爲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者也蓋古文至明季幾亡傑出者爲虞山東鄉兩家然虞山文尙排偶工塗澤僅爲變體之六朝東鄉文遵矩繩講調法又不過假面之八家其於韓歐皆未有當朝宗天資異稟以其邁往無前之氣卓犖不羣之才矯天獨雄之風調崛起中原遂能變易天下耳目掃明季之陋而振

國初之風其文純以神行而自中法度所謂放之千里息焉則止於閑者也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哉然而後之譏之者則亦多矣有

謂其本領淺薄者有謂其是非失情實者有謂其火色未老尙不脫小說家習氣者其言皆切中其病非文士相輕之可比蓋朝宗年僅三十有七見其進未見其止見其秀未見其實故所就止此使天假之年窮究理要博極羣書以其駿邁者轉而雄深以其清空者變而老鍊韓歐境地豈難到哉予是以甄錄其文而不勝歎息上高李祖陶

壯悔堂文錄目錄

卷一

贈鄭大夫序

贈季弟序

入陣圖序

孟仲練詩序

贈陳郎序

朱牧仲詩序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答孫生書

與任王谷論文書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再與賈三兄書

與吳駿公書

卷二

代司徒公屯田奏議

司成公家傳

賈生傳

徐作霖張渭傳

陳將軍二鶴記

管夫人畫竹記

郭老僕墓誌銘

壯梅堂文錄卷一

商邱侯方域朝宗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傅夢熊訪

○贈鄭大夫序

八年冬十月朔郡太守王公奉制行鄉飲酒禮以鄉大夫鄭公爲大老先期遣博士造於其廬具述

天子所以尙賢羞老之意乃集生儒勅人吏設筵於明倫之堂太守暨僚屬胥獨胥恪迎鄭公至就賓位酒醴既陳三歌鹿鳴鄭公北向拜手稽首謝天子而退是日也觀者傾城僉謂以公之

賢克副大典。今相國宋公曰。是不可無以誌盛事。爰率先其族。執
精於公。而都人咸繼以往。嗚呼。風化之所以盛衰。其由來者漸矣。
昔者禮教大行。鄉國一俗。莫不尊。延耆考。象其德音。馴而習之。敬
讓之心。生悖亂之萌。息比屋之間。蒸蒸如也。傳所謂觀於鄉而知
王道之易者。其在斯乎。蓋自天下兵爭以來。而此禮之廢也久矣。
以余耳目所親記。卽間有舉之者。或國中無可矜式。則聊與一二
野老。循行故事而已。齒不配德。又何觀焉。嗚呼。鄉飲酒禮大典也。
非其人。不爲光有其人矣。吾君吾相。未必加意。而長吏奉行。不以
誠與上之人。知所以崇之。而不遇夫漸向文明之時。皆不可以行。

此禮今三者適備焉。意者太平之治將從此見端。則必有輔世長民者出而鄭公其番番者耶。夫加以以卿相之位。得時行志。炳炳烺烺。其事業可望而知。可述而識也。若夫從大夫之後。辭榮守道。積於身而孚於鄉。示我周行。爲羽爲儀。使風有自厚。而化有自興。是其佐助乎國家者。豈猶在人耳目之間也。嗚呼。非古之純嘏者。者。烏足以當之哉。

雍容揄揚有體有度

○贈季弟序

○開○日○喝○破○之○篇○錄○索○
吾家世戍籍。祖父顧以文學致通顯。未有習武事者。有之自季弟始。季弟勉乎哉。方叔父司成公。以詞臣傾動天下。天下犖犖材賢之士。胥出其門。是其詩書之澤。將十世未艾也。季弟胡爲乎以武名耶。嗟乎。士不因時通變。守一卷之書。終其身。呻吟吟以爲不。失祖父之舊。亦何其固而不知所擇也。天下承平。尙文開創。尙武往。吾祖父遭明代盛時。二百年之間。放牛歸馬。天下習之士。非登甲科不貴。其以韜鈴起家者。雖佩虎符。開鎮千里。見公卿皆屏伏。惕息不敢仰首視。吾祖之少也。孤曾王伯父嘗進而命之曰。吾戍

籍也。爾不力於學，將爲伍卒矣。吾祖用是自奮，與伯祖同致身列
卿。其後吾祖又進父若叔而命之曰：爾勿以我爲貴。吾戍籍也，爾
不力於學，將爲伍卒矣。吾父若叔之克奉吾祖之教也亦然。季弟
嘗從父兄之後，聞之矣。○卷○此○不○盡○季弟勉乎哉！今天下疆土甫定，國家且歌
大風，思猛士。季弟能用其材，武將來禦侮于城，未可量也。歐陽永
叔之送田秀才也，謂秀才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貢士舉於有司。
彼此一時，各遭其勢而然也。季弟顧乃脫儒冠，負弩稱干，馳騁熊
羆之隊，而爭其上，駟豈非亦遭其勢而然耶？往吾父司徒公佐司
馬，力能去其戍籍而不肯曰：爾以警吾子孫也。然則世有公卿之

後○既○不○事○詩○書○又○不○能○事○騎○射○徒○矜○高○其○門○第○而○不○知○警○者○其○有○
愧○於○季○弟○多○矣○季○弟○勉○乎○哉○

竟體峭折言有盡而意無窮

八陣圖序 崇禎末年作

余友賈生開宗年逾五十老矣負奇好大言嗜酒不拘繩墨常自許得爲宰相當一年平寇三年可盡撤諸塞上兵里人大笑以爲病狂乃感憤作八陣圖數千言余則獨有取焉而爲之序曰嗚呼今天下隱憂蓋在文臣之望淺而武臣之志驕不知其所終矣陸賈有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夫爲相不必讀書身先險阻策合羣力能不思害人之功者名相也爲將不必善射騎粗知古今遇大變而不挫者名將也今天下急急論將哉漢祖之明不難於拜壇下而難於其所拜者韓信闔廬之信不難於斬寵姬而

難於識孫武而任之天下而有韓信孫武宜使之專制千里豈當更有開府位其上中貴觀軍容掣其肘也天下而無韓信孫武又何取於諸將而羣委之以旌節倚之若長城也哉今天下宣薊握重兵豫楚多元帥而鳴鏑在郊埃火且連未央然則收其所爲旌節撤其所爲長城卽外患不靖內憂不滅而國家省金錢之費人民免首功之慘亦未始非勿藥而愈病也余所以終願今天子之右文而左武也雖然今之以文臣任武事者朝則樞府藩則撫軍吾皆得而見之矣大約多歷年所而得之又或以盤錯之地狡利者善避更授鈍者此其習作豈異伍卒而乃使諸大將肩蟒圍王

憤激之談

此左○良○玉○之○所○以○不○

○用○命○也○
相○與○拜○跪○之○固○宜○爲○其○所○輕○而○日○有○憤○噪○之○變○也○雖○曰○推○轂○鑄○印○
於○以○稱○曰○文○飾○則○得○矣○戡○亂○則○未○也○嗚○呼○葉○公○好○龍○而○龍○至○燕○王○
弔○馬○而○馬○來○我○國○家○地○廣○人○眾○而○伺○儻○非○常○之○略○寂○焉○無○聞○將○果○
無○人○言○之○耶○抑○無○人○用○之○耶○豈○天○未○悔○禍○而○人○未○厭○亂○耶○又○豈○人○
之○建○功○立○業○各○有○其○時○而○急○者○不○可○以○緩○緩○者○不○可○以○急○耶○何○賈○
生○之○且○老○而○尚○託○於○其○言○也○
○一○句○拍○合○不○題○於○前○者○然○

于八陣圖不著一語專從朝廷任將不得其人上作感慨言之
無罪聞之足以爲戒

孟仲練詩序

歐陽修曰天下嘗不乏奇偉非常之士。而消磨老死于山林之間。卒不得而見者。天下無事。無繇知之也。然則豈有有事而不及見者歟。豈世之無其人也。抑有之而世未必求耶。或此人猶將終求於世。而世猶將終見之耶。或此人亦將終退而老。且死於山林。竟不必其見耶。嗚乎。是皆未可知也。然慎勿謂無其人也。余蓋得於大梁孟觀孟君前十年來雪苑。其時吾郡方完盛。其文人能爲辭賦。吳伯裔、伯胤、徐作霖、張潤、侯方鎮之徒皆在。而余與賈開宗者尤晨夕與諸子賦詩。一夕孟君後至。吳伯裔未之識也。孟君論詩

雄邁驚其座人。伯喬前與之言亦輒紉。乃大驚問。是豈大梁人孟
覲者耶。賈開穿曰。是固然。吾知孟君久矣。諸君試取其詩觀之。豪

重寫其為人

宕感激頓挫沈渾。始學杜甫者。孟君爲人。個儻好經濟。大略嘗困
于酒。兩目不闔。如幾然。議論英發。則瞬瞬然。張其光射人。吾郡垂
陷之前三日。乃賦詩別其友人。自驅其驢而北渡河。帥劉澤清者
知之。會燕京陷賊。國家入關定鼎。而江南亦更立君。澤清乃廷
薦孟君爲職方郎。命以出使。蓋所謂宏光元年也。時左懋第仗節
不返。廷臣當繼遣者皆惶恐。不肯出金陵門。獨孟君慷慨行。未越
境。明遂以亡。澤清方守淮安。泛海去。孟君以詩貽之。亦不肯從也。

已而澤清竟歸朝久之坐法死矣孟君則徒步歸其鄉益復爲詩
顧當世無知其詩者輒復過雪苑遊而吳徐張侯之五子皆沒獨
余與賈開宗在孟君几四來雪苑每來則必有零落溼墮之感其

四來也開宗亦病而徐作肅者

奇者此等筆法作名詩之用

與之論詩徐作肅曰孟君之

詩豪宕感激頓挫沈渾殆真能學杜甫者開宗之言是也於是侯
方城論曰作肅其知詩乎夫孟君生平數遭興廢皆身與之固宜
其痛切以憤怨訴以怒而其爲詩顧能遺于道不以自累望之也
厚而測之也深是豈猶夫世俗之苟作者耶余卽以詩觀孟君亦
所謂奇偉非常之士也天下方急得人卽萬一不得似孟君者而

亦進之可不謂之求之耶。而孟君則若將終無求于世者。其必退而甘老且死于山林無疑也。然則世之終不得而見之。而遂謂之無其人者。固其所也。嗚乎。世果無其人耶。孟君之詩。固在情不得。歐陽修者見之也。

純是峻邁之氣。如天驥就路。滅沒烟塵。並不知澗谷坡坳之。或有崎嶇也。

贈陳郎序

陳郎者余幼壻也。名宗石，字曰子萬。先是余與其父定生處士同學金陵。又前則余祖與其祖少保公同年同官御史，同論朱相廢李相廷礮，而余父亦與少保公先後同朝同救大司寇王紀，同爭紅丸，同忤魏瑞忠賢，同削官。方余之與處士同學也，腕人阮大鍼者有宿憾。後六年甲申，大鍼賣緣官兵部尚書，興黨人獄。或謂兩人盡出謝晚人，余與定生笑不應。忽一日，緹校捕定生去。余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代請，間而為求援於練司馬公。定生得免。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阿大鍼意，上奏責浙直督府捕余。余時居定

生舍既就。遽定生為經紀其家事。瀕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測。故鄉又未定。此纍纍將安歸乎。吾家世與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無不同者。今豈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余妻遂與陳夫人置杯酒定約去。是時余女方三歲。陳郎方二歲。爾其後解歸里。余居梁園。定生居陽羨。不相聞。又五年。定生寓書余曰。宗石已能讀書。解世事。甚念翁。未幾又寓書復以為言。余方侍老父疾。束裝罷者。再壬辰冬始抵陽羨。與定生慰問畢。陳郎出揖。從容如成人。就坐。則雄談驚其坐客。余大喜。素不能飲酒。是日盡數卮。陳郎今年十歲。距余與定生別時。蓋八年矣。嗚呼。人生。

○無○端○樹○手○必○須○直○按○下○段○
可惜凡所謂百年者皆妄也或以兵死或以水火死或以盜賊死
或以患難死卽幸無是數者而昔賢所謂七日不汗亦能死人然
則人生壯且盛者不過三四年耳而余與定生忽忽已閱其八
豈不痛哉顧向時欲殺吾兩人者安在而吾兩人猶各靦面目相
見不可謂不幸也因酒酣撫陳郎背而告之曰郎名宗石字子萬
取萬石君之義也郎之祖若父皆爲世達人有家法諸昆羣從奕
奕競出又畢萬之後必昌吾以郎之祖若父卜之矣然吾聞陳之
姓望惟太邱爲最而昔人論之曰公慚卿卿慚張今以處士之隱
德無慚少保願郎他日亦無慚處士可也吾向見郎郎在襁褓今

已能進而向學。郎使我每見必有所進。後其何慚之有。

患難中定此婚約。追敘往事。人人解言妙在忽從年歲上作一感歎。情真語淺。意態如生。結處撫背云云。情極摯。典極切。

○ 宋牧仲詩序

自梅聖俞爲詩而歐公序之。有窮然後工之論。於是凡天下放廢無聊之人。方外遊旅之士。莫不自託於歌吟聲詠之間。沾沾以爲能。卽有身世通顯者。考其著作。亦多矯情曲意。務欲叩寂寞之音。繪幽憂之狀。蓋所謂和平者難工。而愁歎者易好。沿襲彷彿。莫之易也。吾少而學焉。亦以歐公之論爲然。最後讀宋子古竹圃詩。乃知歐公之序聖俞。特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非定論也。宋子之詩。神蒼骨勁。格高氣渾。舉當世數十年爭喙學步之病。一切空之。直由盛明接於盛唐。固幸爲之於論定之後。易去其回惑而得。

旨歸吾則甚服其冲融大雅油然而悠然從容自適而工者自莫之
及未嘗有孤臣寡婦之怨悲鱷魚鵬鳥之褻怪引藉爲激壯也蓋
宋子生於卿相之家又少年卽膺勳命常從天子左右歸而讀
書自命尤自奮發攀躋於古作者之林未見其止固宜其詩之浩
落而巨猶矣嗟乎吾少時所遇自謂不減宋子未幾流離於兵戈
之餘所至見錮坎墮抑鬱者幾二十年殆無異於歐公之所謂窮
而且老然而爲詩卒不工何歟豈非人之材分有限不能工者雖
窮亦不工能工者不必窮亦工耶以余之泯沒甚愧其窮而不工
幾使歐公之言不信賴有宋子之不必窮而工者參證於其間庶

足○以○釋○余○之○慚○而○歐○公○亦○不○必○信○其○言○矣○夫○天○下○剝○復○乘○除○皆○有○
成○數○昔○之○兵○戈○之○運○流○離○之○禍○余○不○幸○當○之○亦○已○往○矣○則○今○日○幸○
見○太○平○爲○之○導○豫○而○鳴○盛○所○謂○作○爲○雅○頌○薦○之○清○廟○以○追○商○周○魯○
頌○之○作○者○必○朱○子○也○嗟○乎○朱○子○之○詩○之○工○固○終○不○必○有○藉○於○窮○然○
而○其○不○窮○者○豈○非○各○有○其○時○哉○朱○子○歌○乎○吾○猶○願○爲○朱○子○和○焉○
翻前人成案此意亦人人能說妙在忽以自已對面作證乍離
乍合如風水合而紋瀾自主讀之令人叫絕

○ ○ ○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
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
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 ○ ○ 只○輕○輕○
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
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
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
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昭。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
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

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贖酒。奏伎。招游舫。搗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

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
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
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闕言於清議堂云。子
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
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尙書之教。馳書
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
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
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于此而僕豈其人
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

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
○即○然○文○自○入○妙
相○違○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
必○不○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
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
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
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
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
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
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看似詞微義婉實則詞嚴義正作此種文自當讓侯生獨步

○ ○ 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
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
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
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甯
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
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
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
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卽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

有餘于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求之于僕者。而益求之于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先生文純是駿邁之氣。咄咄逼人。亦純是天機自運。變化伸縮。殆猶龍乎。讀此思過半矣。

與任王谷論文書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于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入家。最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斂氣于骨者。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屬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學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

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異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器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銜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醜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

驅遣當其間。漫織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妮妮使讀者見其闕。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華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下以爲

○此○此○可○令○人○避○此○意○可○可○人○思○思○於○於○人○不○不○勿○得○矣○矣

何如。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蔣黃門。鳴玉方爲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裔。日來逼索。盡日且酬。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漫。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徐君作肅。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

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淡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中一段係最高之論。無人能解。此太史公所以獨絕千古也。

○與賈三兄論肉食書

方域再拜。靜子三丈。足下。客有自南中來者。云足下已肉食。城聞之大喜。坐客於前。而問之。惜乎。客言而不能詳也。若遂雞狗豕之無擇。而滂然沛然。輒一盡。而數豆。則吾愈益喜。蓋足下之惑久矣。今小悟則小嚼。大悟且大嚼。足下學博而行古。有大名於時。又素好佛。而甚明於從來超脫之道。若謂不肉食。遂可以爲佛。或反之而肉食。亦無害於佛。此皆淺近無異於小生腐儒之見。宜足下之不返也。吾所爲足下慶者。乃以其句去貪而御吝也。鄰之人有張翮者。不肉食有年矣。吾嘗與翮爲友。雖未知其所得何若。然其人

篤行寡欲。想有道者。足下曩云。吾獨不得翻者。而髡之而坐之。於
西郊之大梵。餓之七日。借其夙昔之信心於人者。以號召都人士
女。吾亦且聊去其髮髻。而拜跪其旁。稱弟子。則千斛之粟可立致
也。足下既言之。而悔然。吾已察知足下之貪於其無意之中矣。又
嘗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以教足下之妾。曰殺生者將有以報也。妾
稍稍行之。久乃愈益。審其妄相與言。公不肉食於家。而肉食於外。
此特給我以嗇財耳。足下自是或食於友人家。或食於逆旅。亦
遂舍肉。然吾時陰觀之。足下每目動而頤張。又數顧望其老僕。去
重有所不及者。嗟乎。足下奈何其至於此哉。足下讀書三十年。

而不過。嘗自負其材。謂可王者之佐。又深閱天下之變。以爲得喪成敗。不過如此。誠能一旦捐舍。盡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髻。茹苦甘淡。獨求其性命者。而安焉。豈不亦割斷決絕。毅然大丈夫哉。而吾有以審知其不能也。卽足下自審。豈敢云能之乎。然則足下幸而未去其種種之髮。與其斑白之髻也。設誤而去之。乃蕩然秃。以濟其貪與吝。不過世俗之鄙僧耳。豈不重可姍笑耶。足下又嘗云。張翮者。天下之愚夫也。有數十萬之財。吾嘗聞示以隙而不能取也。吾向者豈甘爲翮氏之隗哉。誠欲立卒爲神師。正用而反出之也。今旣不可。吾將去而自斃於通都大邑之間。登壇講說。以

奔走天下之人而出其金帛彼西方氏之祖師固吾之媒與尸也。而何以翮之。嗟嗟為吾輩聞足下之言而足下數出遊於外嘗恐其遂行之也。夫張翮者篤行寡欲之士也。足下欲以翮為囹。翮固不肯。卽有之。邑人信焉。縱不得財亦未為害。以足下夙昔之狂名。忽一旦濟之以怪異之行。辨博之才而聚天下以羶。馳天下如鶩。豈待再計哉。吾將見足下之且前而天下之老者幼者美者惡者。顯且跛者聾且盲者婦人之保抱攜持其子者而莫不續隨屬其後也。此固已駭天下之耳目矣。今天下方大用兵。稱名據號未全剷除而梟魁喜事之徒。時復混身於緇流。以傲倖而竊發重臣之

建節於外而以收獲捕斬受上褒賞者踵相接也。設一旦有喜功名廢妻子之臣以足下爲奇貨號之曰妖而執而俘之足下其有以自解耶。嗟兮悔無及矣。夫足下不幸而爲浮屠氏之鄙兒又甚則不免於妖以逮於禍。皆自不肉食始足下之不肉食也。爲以自信耶。抑以取信於物耶。如以自信而已。苟拔貪而御吝足下曾中且曠曠然落落然雖糞吞狼藉血肉紛拏無以異於茹蔬而啜菹飲水而託盂也。倘以取信於物而二者之患不除則是有設網焉而取之之機雖足下低眉闔目交手而戢誦不輟魚將見之而深入鳥將見之而高舉矣。何也。兵莫慘於志而物莫甚畏乎其誠。

○誑○行○平○實○

○禍○塔○夾○機○史○無○餘○地○可○以○自○信○

也。吾少讀韓愈氏之書。慕悅其文章。高其大節。至其論佛。則以爲
褊淺而未之盡。豈樂以此詆呵足下哉。誠見夫世俗愛慾萬狀。沈
苦可憫。未有不去吝而可以解脫其縛。不去貪而能免于世之攻
取者。足下乃口與心爽。類於當世厭憎之老嫗。而又苦無其術。卒
爲其同類婦女所笑。而猶不返。則惑之甚也。夫此愛根而慾穴者。
他人多中之於饕吞狼藉血肉紛拏。而足下顧以茹蔬啜菹飲水。
託孟而得之。吁亦異矣。譬如有人佯狂呼叫。色殷而氣憤。而切其
脈以爲其病寒。有人四支奄閉。魄冷而陰蹶。而切其脈以爲其病
大熱。此惟扁鵲知之。世俗之醫不知也。域自以爲今者足下之

鵲也。豈足下五十年之疾纏綿附體而不能去者當豁然愈耶。城與足下之分深矣。敢不再拜而賀。若其日凡幾食。食凡幾許。果能盡所遇而無所擇與。否則猶願足下之示我也。

此與下篇皆佳文。一往奔放而神自潔樸。所謂放之于息焉。則止于閑者也。然此篇有冗句冗字。下篇兼有冗段冗行。今悉刪除。以歸道潔。不使好議論者得藉之口也。

○○再與賈三兄書

足下肌膚之病除矣。而腠理之病未也。域不深言而痛攻之。足下之病後當發。方爲書未竟。而兒子曉年十三。立於傍曰。大人數言賈丈。賈丈且疏。蓋毀書。嗟乎。足下此非孺子所知也。是以卒痛攻而深言之。足下搶搶攘攘。嘗若苦入口之累。隙日之促者。吾心竊怪焉。誠願足下守不貧之富。省無事之忙而已。夫足下豈真欲富者耶。使足下真欲富。則富也久矣。吾每見其於求榮干祿之道。一出餘緒而優得之者。舉謝不佳也。蓋足下之性好新異。喜技術。作之不必果成。成之不必果用。然凡可以嘗試爲之者。莫不爲之。吾

過足下之館。值有釋其首者。有服道士服者。有言倉公術者。有云馬矢之榮。煨之可爲水銀者。又有繪畫古孤虛圖者。皆解衣盤礴。徐據案食。吾方逡巡立不進。而足下之亂子前揖語我曰。是皆吾翁之客。相與求利效者也。而足下之財。固以耗十之五矣。且足下好釋。則遂有方竹之杖。若木之盃。好方士。則揮塵而玉其柄。戴冠而籜其葉。若辛若酸之諸味。辨乃始談蒼公。若銚若鎗之諸器。備乃始煨羹以爲銀。其圖畫者。則又几榻屏案。丹青赭黛。不可勝數。凡此皆非能取之宮中。必出財以易之。而足下之財。又以耗十之三矣。足下既專心生財之術。則必益不事事。而賓客之需。貨物之

費勢不得不假手於婢僕。婢僕習知足下賤於目而短於算，乃竊據中飽以欺足下。而足下之財又以耗十之二矣。大約足下之財以什爲準，三耗而不存一，乃莫出門如臨邛客而求之，而舟車僕馬之耗又所不數。或卒困無所得矣。顧不能改前所爲，輒復散去，而足下竟以貧嗟乎。足下非求富者也，亦非患貧者也。以嘗試爲之之心，求富以嘗試爲之之道，致貧業貧矣。庸得不計財業計之矣。庸更知其非求富者耶。庸更知其非患貧者耶。三復展轉而足下之故，吾殆已不可識矣。非域交深，誰悉其所以然，而爲之推白之者。然而足下顧自知其不貧耶。蓋足下有先人之田七百畝。

比於古爲士者之恆產亦已過豐。苟人無畱力地無棄土則一歲所入租之稅之猶不難給一歲之用且吾善足下久矣盡其家之食指皆可呼而數之以不盈十之口而用七百畝之財固宜其倉有陳粟織有羨帛乃婦以縫裳反目子以挹漿約口交謫嗷嗷易有餘爲不足者是足下果未思其故也乃吾所謂十之五者耗之十之三者耗之而十之二者亦耗之也誠能一旦翻然省悟而謝其五罷其三條理其二則足下之財向之以十爲準者固秋毫具在也本不貧何願富雖然恐足下之心善吾言而不能也蓋足下之病從擾生者必更從擾復之人之爲業以專精也足下一身

而仙釋醫卜劍術兵法無不漁涉矣。人之有僕妾以省勞也。足下更代執其僕妾之勞而奔走作役無不爲矣。凡人數動則心煩心煩則神竭神竭則氣燥氣燥則形與力不能以自主。吾見足下臥忽起而坐坐忽離而立立忽遠而行朝來而夕往夕來而朝往忽寒則重裘忽熱則裸體甚至於眠中猶駢噤呻呼夜必數四嗟乎吾不謂足下之櫻吾寧而滑吾真遂至於此也。顧足下方以得道自處必抵飾不受請更以事徵之。吾昔從足下自邨中來距城門甫十里夕陽在樹可徐步而入足下忽顧其僕曰疾驅之疾驅之前牽而後擁篲管更下米三里而足下驢力竭喘汗仆於地數舉

數○仆○徒○倚○之○間○日○暮○城○闔○而○吾○與○足○下○遂○共○止○於○佛○舍○又○共○足○下
宿○逆○旅○氏○逆○旅○主○人○有○獻○卮○酒○者○旋○注○火○且○熟○而○足○下○數○身○自○起
視○提○掇○嘗○試○以○察○其○冷○煖○手○觸○器○覆○酒○竟○潑○火○亦○以○熄○卒○不○得○飲
數○端○皆○瑣○細○不○足○言○然○足○下○少○從○容○自○持○之○量○又○實○無○所○事○事○而
舉○止○轉○以○錯○亂○概○可○見○矣○忙○之○爲○言○茫○也○茫○茫○然○也○貿○貿○然
也○其○言○不○見○於○經○然○古○賢○人○若○張○安○道○者○嘗○力○以○爲○不○可○足○下○亦
幸○而○守○三○畝○之○官○所○治○一○僕○二○妾○耳○設○遂○以○守○大○邑○治○大○官○將○何
如○應○也○呂○許○公○之○赴○召○周○亞○夫○之○持○軍○可○謂○不○忙○矣○此○固○古○將○相
學○術○不○苟○必○平○素○有○以○深○歷○而○熟○練○之○非○倉○卒○能○然○者○然○則○當○有

事○且○大○事○猶○不○可○忙○而○况○於○無○事○耶○足○下○力○學○三○十○年○讀○書○養○氣○
豈○盡○無○得○而○乃○幾○耳○順○而○有○童○心○倏○疑○倏○信○旋○否○旋○然○近○且○日○瘳○
手○碎○操○瑟○而○求○琴○并○吾○之○所○許○以○求○榮○干○祿○之○道○舉○謝○不○往○者○而○
亦○期○期○失○之○是○皆○足○下○忙○於○心○者○之○過○也○如○此○病○癩○總○根○
應○矣○于○不○靜○勢○必○不○自○見○其○無○事○而○日○求○之○於○有○事○因○而○頻○作○而○不○止○數○
徙○而○不○安○而○嚮○之○所○謂○十○之○五○十○之○三○十○之○二○以○熒○惑○足○下○而○耗○
之○者○將○又○乘○閒○而○窺○相○續○而○入○矣○然○則○足○下○尤○先○省○無○事○之○忙○而○
後○可○以○守○不○貧○之○富○也○二○句○二○者○誠○去○則○足○下○之○病○雖○死○不○發○而○乃○以○
其○安○逸○之○身○徐○理○其○三○十○年○讀○書○之○所○積○養○氣○之○所○得○者○而○出○之○

於世足下固猶然天下之大儒也。足下老矣。宜益勉自愛。前篇去病。此篇下藥。守不貧之富。省無事之忙。非洞見垣一方人者。固不足以立此方也。

○與吳駿公書

十月朔日域再拜致書駿公學士閣下域兀駑不材年垂四十無所表見然辱學士交遊之末者自甲戌以來今且二十年矣是時學士方少年爲天子貴近臣文章德器傾動天下議者謂旦夕入相屈指曾幾何時而學士乃披裘杖藜棲遲海濱歌彼黍之油油人生遭際信可悲也然學士身隱而道彌彰域之羨學士之披裘杖藜也過於坐玉堂秉鈞軸遠甚近者見江南重臣推轂學士首以姓名登之啟事此自童蒙求我必非本願學士必素審無俟鄙言然而學士之出處將自此分天下後世之觀望學士者亦自此

分矣。竊以爲達權救民有志匡濟之士。或不須盡守。硜硜獨學之士。自處不可出者。有三。而當世之不必學士之出者。有二。試言之。而學士垂聽之。學士以弱冠未娶之年。蒙昔日天子殊遇。舉科名第一人。其不可者一也。後不數歲而仕至宮詹。學士身列大臣。其不可者二也。清修重德。不肯隨時俯仰。爲海內賢士大夫領袖人。生富貴榮華。不過第一人。官學士足矣。學士少年皆已爲之。今卽再出。能過之乎。奈何以轉眼浮雲。喪其故我。其不可者三也。昔狄梁公仕周。耶律楚材仕元。其一時君相。皆推心腹而聽信之。然後堅忍委蛇。僅能建豎兩人心迹。亦良苦矣。今不識當路之待學士。

果○遂○如○兩○人○否○其○不○必○者○一○也○卽○使○果○如○兩○人○矣○而○一○時○附○風○雲○
輔○日○月○何○患○無○人○學○士○前○代○之○遺○老○也○譬○有○東○鄰○之○寡○見○西○家○財○
業○浩○大○孤○弱○顛○連○自○負○能○爲○之○綜○理○願○入○其○室○而○一○試○焉○其○後○子○
仰○母○慈○奴○婢○秉○主○威○果○如○所○操○信○則○西○家○之○健○婦○也○顧○其○若○東○鄰○
何○其○不○必○者○二○也○凡○此○三○不○可○二○不○必○亦○甚○平○常○了○然○易○見○然○時○
一○念○之○逢○萌○悔○福○不○過○如○此○不○然○則○怨○猿○鶴○而○負○松○桂○北○山○咫○尺○
耳○學○士○天○下○之○哲○人○也○豈○不○爭○此○一○閒○耶○十○年○以○還○海○內○典○型○淪○
沒○殆○盡○萬○代○瞻○仰○僅○有○學○士○而○昔○時○交○遊○能○稍○開○口○者○亦○惟○域○
尙○在○故○再○四○踟○躕○卒○不○敢○以○不○言○萬○一○有○持○違○節○之○說○陳○於○左○右○

者願學士審其出處之義各有不同堅塞兩耳幸甚域經患難後乃知昔日論著都無所解今頗學爲古文并近日詩歌澄江返棹後當圖尊酒一細論之

此真忠告善道學士能爭此一問可免異日之悔矣

壯梅堂文錄卷二

商邱侯方域朝宗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傅夢麟石邨校刊

○代司徒公屯田奏議

臣竊見從來屯田之利。人人言之。而其大概不過兩語。在腹裏則屯田少而隱占多。宜用清察。在塞下則屯地多而耕種少。宜用開墾。清察法行。而所以實軍伍者。卽寓于其間。開墾法行。而所以限戎馬者。卽寓于其中。所患者。惟無實心任事之臣。狃因循。則疑更絃之爲擾。獵捷效。則厭蓄艾之爲遲。坐使自然之利棄而不收。甚

可惜也。臣謹廣詢眾論，參攷故實。諸如官屯、軍屯、兵屯、民屯、商屯，之以人異也。腹屯、邊屯，之以地異也。條分縷析，期于明便可行。算計見效，別著墾種事宜，而以考課信任二議終之。誠見天下有治人，原無治法。貴力行，不貴多言。伏惟陛下以重農貴粟為本圖，以知人善任為綱領，專責以課其成，久任以收其後。于以復高皇帝時養軍百萬，不費民間一粒之盛。庶有期乎。雖然，臣所言者，不過其大略而已。各省直事體，未必盡同，或宜于昔而不宜于今，或便于此而不便于彼。自非身在地方，不能悉其曲折。仍宜令各該撫按督率所司，悉心規畫，酌量時勢，遵依先奉聖旨所云墾下作何。

營護腹裏作何綜理條議詳確約期具報以憑覆覈上請庶制以斟酌而盡利法以潤澤而宜民其有裨于國計軍儲非淺鮮也某月日臣某謹奏

一議官屯今天下屯政之壞弊如鼠穴而官屯與居一焉攷永樂時蕃令每一都司另撥旗軍十一名耕種號曰樣田蓋欲據所收籽粒多寡以辨別歲之豐凶地之腴瘠軍之勤惰初未嘗以田與官也始于隆慶二年將宣大屯田開墾成業者每十頃內給軍官五十畝爲養廉之資而又令各自行開種若副參不及一百頃守備以下不及一十頃者參論戒飭其立法初意豈不期將領偏裨

庫車才金
二
等官督率家丁克勤稼穡爲士卒倡哉。今則強役部曲占收籽粒。至如宣大山西諸鎮。闔帥肆其鯨吞矣。延寧甘固諸鎮。廕職恣其蠶食矣。肥區歸已。而以其瘠磽者移之軍士。久則蠹易厥籍。而糧彌不均。糧不均。于是不得不寄甲于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多。於是不得不攤稅于佃軍。而包賠愈苦。流病相仍。非朝伊夕。人鮮樂耕。野多曠土。職此之由。似宜稍爲限制。總兵受田不得過二百畝。副總兵不得過一百五十畝。參遊都司不得過一百畝。坐營守備不得過七十畝。俱督率家丁耕種。有多餘者。卽令退歸屯田數內。給軍領種。照則徵科。敢于限外多占一畝。擅撥一軍者。卽以贓論。

而又通計所部墾田多寡以爲殿最。果勞來有方。副參至一百頃。遊擊都司至五十頃。坐營守備至三十頃。千把等官至十頃者。聽撫按覈實。舉薦序陞。若副參不及二十頃。遊擊都司不及十頃。坐營守備以下不及五頃者。聽該道報部題參降罰。敢有冒無作有。欺荒爲熟。該管轄者并治之。令出惟行國初原額。庶可復乎昔唐郭子儀以河中軍苦乏食。乃自耕百畝。將佐以是爲差。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其後京西營田節度使劉昌亦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安甯。此皆官屯龜鑑也。伏候聖裁。一議軍屯軍政之壞。蓋未有如今日者也。籍無用之人。蠹有限之

粟而軍之外又別賦民以養兵是昔也兵與農爲二而今也兵與農與軍爲三矣宋臣朱熹有言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軍誠練則得一軍可省一兵省一兵便贏一餉推而上之所贏當不貲而或者曰軍不可調也戍守不可使虛也臣愚將有以待之皇帝初定制每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腴瘠地方衝緩爲差蓋卽先王寓兵于農之意無事爲農有事卽軍也而今頂種者無以異于民佃享軍之產無軍之差失其意已甚至軍田民種則不獨軍無其軍且幾屯無其屯夫典賣之禁故在也還官之條非不炳如也然相沿

已久將概引律例以從事彼不闕然羣肆阻撓則計出于冒名詭託已耳所宜行令各衛所無論軍民舍餘雜色但種軍屯卽應軍役其一軍之屯而眾佃者則朋出一丁務于農隙之時分番操練遇警則城操之軍不妨調發而卽以屯軍代之戍守台天下屯田共六十四萬三千餘頃各處屯軍受田則例多寡不一折中推算當不下一百二十餘萬人有此一百二十餘萬人之數以備戍守便可于城操軍內挑出一百二十餘萬人之數以資調發不煩召募不增餽餉而緩急舉有所恃誠國家無形之鉅利也其或民籍人戶慮一受田則世世受軍之累計其吐出還官別召軍餘頂種

國朝文獻
四
從此盜典盜賣之弊亦將不禁而自絕。卽爲祛蠹計。法莫逾於此。伏候聖裁。

一議兵屯。夫天下無益田而有增兵。有裨歲而無損餉。度支仰屋之憂。庸有已時乎。闔之兵法。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高皇帝從宋訥策。守邊士卒備譏察外。悉令屯田。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景泰時。邊臣言沿邊關營城堡附近空閒地土甚多。將見在關營軍士二分守關。一分屯種。見在守城軍士一分操練。二分屯種。近唯天津海防營令兩兵共一屯。一主耕。一主戰。深爲得法。今宜卽依其例。籍並邊空閒

地之可開墾者於新舊尺籍內姑以一分負耒耜而畱其二分任
防守如有客兵者則以客兵防守以主兵耕其無客兵者則挑其
精壯防守以不任戰者耕每三人共一屯每一屯定三十畝其所
收穫則均分焉農具牛種力不贍者量許于餉銀節曠內借支有
秋之後照時估取償如數而止宋臣廖剛有云執耒之勞較之操
戈之危豈不特易况所食者公家之糧所享者入己之粒其必竭
歷以就無疑矣且人共爲佃卽人共爲守以兵衛農綽有餘裕脫
遇不測燒穀入保亦不過與坐而不耕等耳至所墾之田給爲永
業俟二年後量照下則起科蓋但求積粟之多則士飽馬騰戰守

有○藉○而○邊○境○之○上○桑○麻○遍○野○穀○價○必○平○召○買○既○賤○運○費○亦○省○公○私○兩○利○無○過○是○者○昔○晉○羊○祜○鎮○淮○襄○滅○戍○邏○之○半○墾○田○八○百○餘○頃○當○其○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歲○乃○有○十○年○之○積○已○事○明○效○照○耀○簡○編○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哉○伏○候○聖○裁○

一○議○民○屯○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若○夫○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其○人○如○量○錯○疏○所○謂○相○徙○以○實○塞○下○者○則○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也○乃○又○有○民○自○墾○蕪○不○由○官○募○而○第○爲○之○畫○其○疆○井○之○數○量○行○起○科○者○謂○之○民○屯○宋○制○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而○魏○了○翁○疏○則○曰○墾○田○之○效○多○于○屯○田○其○言○良○爲○有○見○今○

南村相幾空。而秦晉荆豫之間。羣盜蠭起。民生無聊。將盡化耒耜。爲刀劍。則驅浮惰。招流移。誠不可緩。昔漢人有徙遠方民以實廣虛之法。而今恐不可行。亦惟善用其勞來之術而已。一曰因之一。

有。實。○。○。○。

三。○。○。○。○。

曰利導之一。曰整齊之。何謂因大荒大祲。蘇軾所謂民輕離其鄉之時也。以臣所聞見。畿輔棄田甚廣。津涿水利無窮。卽並邊膏腴亦不乏。又如淮鳳之區。齊魯之域。阡陌相連。灌莽彌望。山陝等處。洊經兵燹。散而四方。州里蕭條。田土蕪廢。謂宜令所在各有司。加意招徠。鼓舞開墾。係額內者。俟三年後起科。係額外者。俟五年後起科。起科分數。雖上中之田。止照下田。則例。其農器牛具。亦當量

行借動便其興作秋成之後漸續補還王者以天下爲家苟有濟于吾民自不宜愛惜小費况費于帑而終償于田乎如是則人可無流移而野可無曠土是之謂因何謂利導做鼂錯拜爵實塞下之意虞集軍官授富民之法試下令曰能闢五百畝者予秩視百戶能闢千畝者予秩視千戶能闢二千畝者予秩視指揮僉事等而上之進秩有差俟三年後以上中下則勻算照中則起科其在邊地者仍照下則起科果歲入如額卽給與初下令時職銜仍於籽粒中撥三分之一爲月俸其四百畝以下者量授散官職銜三百畝以下者給告身冠帶二百畝以下至一百畝引進而獎勵之

若是而民之褻裳赴者什二三矣。幹止既定，必許其占籍。喪子孫得，以三途進。又疑土著之民不能相容，則另立屯額。若是而民之赴者什七入矣。或謂若輩非武功，何得畀武功爵。然田墾而食足，食足而兵強，又何武功之足羨。或又謂進取格立，無乃爲冒籍開徑，則第令若輩來時，卽登其所攜，與俱者于版，更無虞滋他族也。是之謂利導。何謂整齊。令邊腹有司，盡報其所部荒田，可開墾者。兩直報各道，各省報布政司，近限三月內，遠限六月內，悉行報部。一面督率開荒，如隱匿不報，聽撫按察奏，以不職論。而獨慮成熟之後，或有妄認世產，希圖吞竊者，則惟當開墾時，卽與改名爲屯。

給帖承掌俾此疆彼界瞭然難混雖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有勢家豪右恃強橫占者必罪不宥是之謂整齊雖然勸民要矣勸吏亟焉請令凡考課州邑之長必以境內開荒之饒乏爲殿最雖他政當併論而農事在所先漢臣王粲所謂農益地闕則吏受賞農損地狹則吏受罰者尤今日所宜講求者也伏候聖裁。

一議商屯甚哉制之不可輕變也國初計邊地寒又受兵且耕且守力最艱乃通商中鹽以維之令賈人輸粟邊郡官給之引赴鹽所領鹽轉鬻永樂時粟二斗五升得鹽一引商贏利過當爭趨之

各自設保伍募眾督耕於是邊地盡墾而塞下粟充溢露積饒於中土屯軍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力耕當此之時各鎮軍餉就其地足給無有所謂太倉年例者閩左自正供外亦無他財賦蒸庶樂業其後邊事漸興逮宏治中部臣葉淇見謂賈人輸薄而獲厚利遂奏令納銀運司解部部分輸各邊於是商各散歸遂本業營貲而故所墾田盡廢邊地米價頓湧一遇灾荒卽積錢如山金如土而米無從出鹽課不足給食又塞上尺籍日增至傾左藏以贍之加之邊事起民賦愈重而東南力竭矣雖至嘉靖中仍復初制然不過僉報土著及積攬之人多易糧粟與官攬兌支無復墾

土重以私鹽盛行。官引壅滯。倉鈔莫售。勢不得不減價投于國戶。貨空本墜。商皆逃徙。每餉司比併鹽糧。如蹈湯火。不啻讓者徒見。邊方米豆不足。漫思將餘課之銀。悉改納邊方本色。邊商聞之。無不疾首蹙額。審行之。不至於無商不止也。今欲籌所以恤之。則亦不外開種商屯而已。請於沿邊拋荒地。察有可墾者。每商量給百畝或五十畝。填與印信照帖。永不起科。及米豆赴蒼之日。則惟酌時估。以定斛量。飭官額。而革常例。庶耗費既少。而輸納無難也。然其要者。則尤自疏通鹽法。始必禁私販于產鹽之地。以清其源。銷壅引於行鹽之區。以導其流。而又嚴掣摯。杜浮課。以制其弊。溢

若是則引鹽無滯。引鹽無滯則倉鈔迪售。彼執母權子之徒。有不負耒耜而樂趨塞下者。耶。伏候聖裁。

一議腹屯。今之言修屯法者。不過清舊墾新二事而已。而墾之課效。賒不如清之計功。實有人於此。本有之產。荒落不治。徒馳思於塊莽之鄉。而虛冀不必然之獲。未敢以爲得也。方今屯法大壞極矣。大抵膏腴之區。貪併於巨室。鄰界之處。侵奪於豪強。雖然。衛所未改。南陽之產。猶可問也。後湖具存。故府之籍。尙可稽也。請令各省直督屯。按臣道臣。細將魚鱗老冊。與屯田戶絲逐一勘對。頃畝條段。務取相符。四至坐落。毋容朦濶。備開見在耕種者若干。有無

包占欺隱荒蕪坍塌者若干應否召佃開除卽以大明會典所載
萬歷六年見額爲則除節年續報開墾數目自應增入額內畫一
督徵其縮於原額者務要詳察起自何年因何緣故近省近鎮限
十月遠省遠鎮限十二月報部稽察各道能清出隱地百頃以上
糧三百石以上者臣部特薦紀錄進而得地三百頃以上糧千石
以上者特薦超擢如全無清覈及造冊不明或違誤限期者糾參
罰治益必地糧之實額了然而後興釐之事乃可措手然則丈量
之法雖不必盡施而亦不必不施也彼頃畝如舊者可勿問矣有
如按冊則有而問田則無非履畝而丈之何以矚侵牟詭計之奸

卽其差額覈其畝數大不過一都一里小不出一圖一區豈遂騷擾乎卽造報之冊見謂無用而實未嘗無用彼滄桑變易者固當亟豁若夫弱被強吞而不敢言肥以瘠易而莫能恕非書版而藏之何以存溝塗封植之券管收必明除在必斷三年朝覲則令投冊於臣部十年改造仍當冊報於後湖豈曰繁文乎由是出隱占之浮者而均之據原額之溷者而種之按冊索屯按屯索丁丁卽爲軍屯卽爲餉從前私買私賣爲侵爲匿之罪咸與赦除蕩然與人更始萬無不濟乃其因革之宜則猶有當議者國初開設屯田派坐甚遠幅幘甚廣名隸本衛地落他處有相去數百里者有相

去數千里者。軍產民產相錯其間。屯伍之官不能照管。大半爲豪民所占。蓋地廣而賦輕。故豪民喜得入手。卽報新墾於州縣。而屯地自此銷滅矣。除同省而越府者。清察猶易。如江西之南昌。衛饒州。撫州等所屯田。坐落南直地方。河南。潁川。衛。潁川所亦然。似此類者。恐難勝數。鞭長不及。漁浸莫問。調宜比照嘉靖四十年將山西寧山。衛。平定州屯田。歸併北直屯院管理。事例通行改正。從軍就屯。如不願往。卽招本處軍人頂種。徵其籽粒。轉解原管衛。所以充官軍俸糧。尤爲妥便。此例在改併者也。祖制每軍田一分。賦正糧十二石。給本軍自贍。另賦餘糧十二石。以給在衛城操者。洪熙

元年詔減徵餘糧六石至正統二年復詔各屯正糧卽令屯軍收
以自贍毋輸倉雖曰便之其實害之家多十斛麥卽良民不免妄
費官無稽考糧無安頓焉能畱積以待八月耶此壞屯廢法之病
根也况由前之制屯軍領糧於官猶自知其爲軍由後之制屯軍
未嘗從官領糧且自忘其爲軍矣今卽未能復正餘二十四石之
舊謂宜徵其正糧十二石貯之屯倉俟本軍月取給焉而其餘糧
六石自非大荒之年不得希恩改折雖備給軍之用亦不得輕許
兌支此利在督比者也抑臣竊有慮焉法弊於積習人樂於因循
得無怨清釐爲紛更而詆整頓爲操切乎要在以復祖宗舊制爲

○游○所○必○至

主○則○不○爲○大○力○所○撓○不○爲○浮○議○所○惑○而○尤○貴○任○用○曉○暢○時○務○之○人○
以○調○劑○其○間○天○下○事○無○不○可○爲○也○何○但○屯○田○哉○伏○候○聖○裁○

一○議○邊○屯○邊○塞○屯○卒○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可○收○耕○田○之○利○漢○趙○
充○國○畱○金○城○屯○田○擊○先○零○宣○帝○問○以○羌○人○來○擾○將○何○以○止○之○充○國○
奏○曰○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羌○數○大○眾○攻○
之○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
相○保○爲○塹○壘○木○樵○較○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
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從○其○策○而○屯○田○成○先○零○遂○困○唐○韓○重○華○墾○
田○代○北○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八○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

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壑。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今誠令沿邊於屯田多處。因其地勢。立爲營堡。相其要害。廣置樵柵。內得以安居。而外難於猝攻。又且彼此相望。聲息相聞。敵豈遂能爲吾患哉。若夫遠外之地。苦於勢孤。則當謹烽火以料之。布遊兵以防之。遇有抄掠入境。未至之先。豫知警備。勢可敵則出去。不可敵則斂避。百無一失。惟是邊政久弛。墩軍斥堠多虛。應故事不肖武弁。或賣閑。或私役。或扣其月糧。致尺籍半虛。逃亡相繼。敵入而烽不舉。卽有收穫。徒齎盜糧。此耕種之所以寥寥也。宜責成督撫各道將見。在墩軍嚴加點察。補缺。

額○易○老○弱○墩○必○五○軍○軍○必○有○家○臺○之○圯○者○修○之○井○之○涸○者○濬○之○墩○
旁○閒○地○任○其○開○墾○不○許○營○弁○私○科○敢○有○賣○閒○占○役○以○老○幼○濫○充○及○
扣○尅○月○糧○者○察○訪○糾○糾○參○重○寘○之○法○庶○斥○墾○明○而○人○心○有○所○恃○以○無○
恐○至○耕○耘○收○穫○之○時○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壯○俱○令○盡○室○而○行○以○
擁○衛○之○當○不○憂○戎○馬○之○侵○軼○也○而○於○是○乎○倣○蒙○恬○之○壘○土○爲○山○植○
榆○爲○塞○倣○吳○璘○之○地○網○平○地○鑿○渠○深○丈○餘○連○環○不○斷○倣○李○允○則○之○
爲○園○濬○井○列○畦○隴○築○短○垣○行○見○我○疆○我○理○地○自○爲○險○我○鼓○我○鐸○家○
自○爲○衛○矣○伏○候○聖○裁○

一議墾種欲使地無遺利人無畱力其道有三一日用水一日因

○三○者○皆○係○要○務○無○

○此則北田○故○是空談○

土一日俵牛用水之法或濬川或疏渠或引流或設壩或建閘或設擺其規制在故輔臣徐光啓疏中最高詳備今北方之地皆可作水田所以廢置不講者以水田自犁地浸種插秧穉草灌水無

北人、儉而、懶、南人、勤而、省

一息得暇逸而北人習蠲故也徐貞明規度水利遼海以東青徐以南鑿鑿有據大抵京東諸地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末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海勢趨於東南歲多潮患自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湖之患至若中州之地或低窪則圍田之法可行也山東之地半瓦礫則墾耕之置可議也瀕海之地多滄鹹則支河之說可採也濱湖之地每沮洳則乃陂之

此法不解

迹可求也。又如高燥之區，平行之地，天澤不時，非旱則澇。其效在廣開溝洫，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水。開與川之意溝洫，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卑薄，以成徑。惟欲於道旁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蓄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行地多，則木棉桑棗，皆得隨宜樹栽。土成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先臣左光斗嘗曰：沿河地方，除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緒委是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故迹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為量。

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懸空尋訪。以蹈卽鹿無虞之戒。斯言深得其要矣。何謂因土周禮職方穀宜三種。大中祥符時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居民。擇田高仰者蒔之內出播種法。不擇地可生。今制給軍國皆以稻。而永樂三年定歲收屯田籽粒則例。每粟穀糜黍大麥蕎麥各二石。稻穀芻秣各二石五斗。稗稈各三石。並各準米一石。小麥芝蔴與米同宜。令凡新墾之田。無論粱菽蕒芋蔬菜之類。審從其便。惟意所適。不必規規種稻。又如邊方之地。果稱不毛。卽種樹亦可。蘇秦有言。燕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實足富於民。程琳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具。可不出於民。皆此意。

也。總期於盡地力而已。何謂俵牛。攷洪武時給天下屯牛共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仍歲課孳生數目登報。其後法制稍弛。然宏治中猶存八萬二千九百四十三隻。至萬歷申據報冊猶存屯牛五萬三千四百六十四隻。今卽不課其孳生而原額豈可盡歸烏有。卽不能復洪武時之舊而萬歷時所存者尙可按籍求也。

此似難○行

除遼東都司五千一百三十一隻。今則無矣。山東都司三百九十五隻。福建都司四千三百九十二隻。福建行都司二百五十六隻。廣西都司四百五十九隻。貴州都司二千一百五十六隻。四川都司四千七百七十一隻。四川都司八千五百六十六隻。湖廣都司

五千四百三十一隻。湖廣行都司一千六百三隻。山西行都司一千一十九隻。萬全都司一千三百八十五隻。陝西都司寧夏左屯等衛共一萬四千六百九十隻。直隸寧山衛二千八百二十一隻。直隸興州後衛屯八十九隻。計共四萬八千三十三隻。宜下令曰：若輩在國初領官牛耕屯，原令隨田交割。至今孳生不貲，可以裕耒耜之用矣。姑依近額，悉退出還官。或錄其牛，或徵其價。聽界內有新開墾而力不能備牛者，或取給焉。其俵散之法，依宋制。每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約可墾新田二百四十餘萬畝。俟田已成熟，遠限五年，近限三年，悉令還官。又足以給後之新墾者。孳生

免其造報。如有倒死盜賣。嚴併追補。不煩設處。不勞簡括。誠救時便計也。三策畢舉。人力既修。地利可盡矣。伏候聖裁。

一議考課。祖制屯田。衛以指揮提督。所以千戶提督。都司不時委官督察。法本甚詳。而武弁自好者少。或攬納而恣其狼貪。或侵欺而詭于鼠耗。於是議者思革屯弁而屬之有司。然非制也。按嘉靖年間。曾選有司佐貳官一員。協同收支矣。今行之。萬歷年間。曾嚴衛所管屯官考成之罰。而波及于掌印官矣。今行之。而近例督屯副使僉事等官。及府之管糧通判。與州縣正官之帶徵屯糧者。各照民賦例。綜覈完欠。一體參罰。功令具在。幾可謂無遺法矣。唯在

實實舉行耳。昔劉定之有言：優游城市而足不歷溝塍，憑信簿書而目不按廩實，此兩者屯官之大戒也。臣請更于常罰外，武職如有敢行勒占文職，如有市恩兌折者，所在按臣必以白簡聞奏。論治不少貸，庶屯弊可頓振乎。雖然，此爲舊屯言也。邊方腹裏皆將以新增望之，宜令管屯監司嚴督所部，造報荒地若干，陸續墾闢，期于盡完。年終將各省直核勘，簡其最多最少者三五人，分別陞降以示勸懲。果監司督率有方，所屬皆無荒土，不妨破格超遷。昔朱隆興中，臣僚言營屯十說，而以擇官必審賞罰必行始終之擇官如魏武之用任峻，司馬懿之用鄧艾是也。賞罰如晉元帝督課

長吏以穀多少爲殿最。齊武成詔營屯田。歲終課所入以論褒貶。是也。重其事權。寬其歲月。釋然挈擔而歸之。若使謀其家計。然而尚有弊不釐。有利不舉。則是披裘握冰。不自知其寒燠也。當時太祖高皇帝初命諸將屯龍江。惟康茂才所收充物。降璽書獎諭。誅侵暴屯卒百戶吳信。至令邊徼屯種。五月報屯養。七月報結實。十月報籽粒。文皇帝亦謂少獵田家。見所食粗糲。每親勞之。管屯官何不如是以開天創業之君。而依依南畝。眷眷西成。是以歲無不登。農無不獲。願陛下留意伏候聖裁。

一議信任前代之屯止數郡而治本朝屯徧天下而反弊前代于

軍政外各立一官。如都尉中郎之類。而治本朝卽統之于軍衛。而提督之以監司。最簡易亦最詳覈。而反弊此其故何也。前代人能舉其法。故治近代人多愷其法。故弊夫御馬者必執轡挈裘者必振領。督屯監司所謂轡與領也。議者不察以爲事權不重。位望不尊。則必不能下令于流水之源。而救弊於積蠹之後。然備考累朝以來。或遣部院大臣。或遣風力御史。領救察屯。領銀種屯。計共給料。求之費。何啻百千。求耕穫蓄畜之功。竟無尺寸。則無如專責之督屯。監司較爲便易。而自非究心疆理。極意勾稽。不憚繁勞。罔克勝任。請令吏部于凡督屯缺出。務要訪舉。通知農務。水利及素以

富○國○足○民○爲○心○者○方○與○推○用○俟○著○有○勞○績○勿○拘○常○調○卽○待○以○不○次○
之○擢○若○夫○與○革○所○宜○身○任○其○間○籌○之○必○確○尤○須○假○以○事○權○聽○其○規○
畫○所○見○果○是○卽○與○題○覆○施○行○不○以○狃○故○常○而○阻○不○以○搖○浮○言○而○格○
所○謂○法○貴○因○時○制○宜○無○取○刻○舟○膠○柱○也○乃○臣○更○有○所○慮○者○欲○行○法○
不○得○不○任○怨○旣○任○怨○不○能○不○任○謗○今○夫○屯○田○之○失○額○也○弊○由○侵○占○
與○隱○匿○二○端○耳○而○爲○此○者○有○大○力○焉○權○貴○也○豪○右○也○武○弁○也○稷○蝗○
社○鼠○莫○敢○誰○何○吮○血○削○牙○習○爲○故○智○稍○懸○三○尺○法○以○繩○之○伺○隙○中○
傷○蜚○語○潛○構○禍○且○不○測○是○必○廟○堂○之○上○毋○聽○焚○銷○骨○驥○任○事○之○心○
毋○驟○樹○數○移○開○諉○卸○之○路○將○見○農○狎○其○野○積○豐○于○垣○許○下○隍○中○之○

利可旦夕幾也不然誰肯引以爲己任哉伏候聖裁○

指畫確鑿筆下亦無浮冗可云經國大文近人譏朝宗者謂根抵淺薄謂不脫小說家習氣若見此等文吾知其必免于議矣

○○○司成公家傳

叔父司成公諱恪字若木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讀書爲詩賦
三歲而方相國從哲賢之以爲翰林院庶吉士然立朝論議終不
肯苟同方相國公性寬厚長者嗜飲酒不事生產常家居其門下
生董嗣謹爲郡太守宋致林一柱之徒各宰其旁邑迭請開願有
以爲公壽公固閉閣不與通日召其故人飲酒故人稍稍有言及
者益拒卻之更飲以酒數巵以爲常以故歷從官通顯矣而析產
不輒豐公爲詩推杜甫而洛陽人王鐸者後公舉進士能爲詩既
第家貧甚公更推薦之鐸以此入館後卒以詩名當世自唐杜甫

沒大雅不作。至明乃復振。雖李夢陽何景明倡之。得鐔益顯。公之力也。天啓間。公爲編修。而宦者魏忠賢竊政。日殺修士大夫不附已者。公心重楊漣。而與繆昌期友。漣指忠賢二十四罪條上之。天子不能用。反爲忠賢所害。昌期亦坐死。尋有言忠賢二十四罪章者。故昌期傳趣公代具稿。忠賢大怒。坐曲室中。深念欲殺公。而其假子金吾將軍田爾耕。顧素知公。進曰。是人頗以詩賦謬名。公卿間。而能書米芾書。翁必無意曲救之。耶。忠賢仰視。罔意。日影移。善如目、聲、不語良久。乃顧謂爾耕兒。試爲我招之。爾耕退。詣公話。故舊因伴言我之遊魏翁者。欲爲士大夫地也。非得已者。公大悅。呼酒與飲。

輒慷慨指當世事爾耕歌不得語居數日又詣公則益爲款言伺
公嬉笑飲酒酣乃促膝附公耳言公且以楊繆故重得罪我爲公
畫計某月日乃吾魏翁誕辰公自爲詩書之言未得竟公大怒推
案起酒奠覆爾耕衣上淋漓爾耕低頭慚慙已而乃大發怒去適
南樂魏廣微者亦忠賢之假子也以大學士掌貢舉而公爲其下
校官廣微心嗟公公所薦取士鄭友元宋玟輒有意推抑之以語
挾公公力與爭曰人生貴識大義格豈戀旦夕一官負天下賢才
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于御史智鋌廉知之乃力劾公罷官忠
賢積前恨更矯傳上言奪所賜誥而令公養馬公卽日脫朝冠自

杖策出長安南門而其門下生二十三人者追止於盧溝橋共置酒觴公公飲酣遍顧二十三人者曰吾歸矣幸無覩顏以羞諸生諸生第識之異日有言諸生爲好人者乃吾弟子也誠不願諸生爲好官二十三人者皆泣下而宋致終工部侍郎仗節死友元以御史直諫謫當世名公爲知人公旣歸則益召其生平故人者與痛飲不事事而里人鄧生者妄人也構小讐詬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奴客忿欲毆鄧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鄧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掖起之徐

飲以酒一無所問。鄧生亦醉。公爲人和易有容。不修苛節。見人無
貴賤。皆與飲酒。然遇有所不逞者。輒表形於色。屹不可奪。以庶子
遷爲南祭酒。太學諸生聞之曰。是故與南樂相爭。鄭友元宋致者
耶。願入成均。近萬人明興。三百年未之有也。滿歲以病請歸。公生
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憤。日
夜縱飲。久之積病。竟以卒。年四十三。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深痛
惜之。當崇禎二年。公之爲庶子也。職記注。有浙人溫體仁者。揣天
子意。自爲書訟言。羣臣朋黨。得召對。對時體仁鉤挑。詎諄數。睨望
顏色。伏叩頭。爲側媚曲謹狀。天子大悅。趣立以爲相。公跪墀下。織

悉疏其醜而出。颺言於朝。體仁病之數曲。懇公願稍得改易。公固不肯。而謂人曰。體仁之奸。過李林甫而僞強。介若盧杞。果執政。天下且亂。吾所以颺言者。冀天子神明一聞而感悟耳。體仁聞恐。遂言之。乃出公於南京云。初文相國震孟爲吳門孝廉。年五十餘老矣。以書謁公於史館。公一見稱之曰。子慎自愛。終當輔天子。子必勉之。其後十餘歲。震孟與體仁同執政。以爭諫。臣許譽卿事不勝去。而體仁終相位者八年。卒亂天下焉。公著遂園詩二十卷。李自成破宋子方岳。從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公六子。方鎮。方岳。方巖。方聞。方隆。方新。而方鎮。城破死。有才名。別傳。

此篇純以而字作轉無一不妙使太史公見之亦走且僵矣何
論餘子

國朝文獻
賈生傳

賈生名開宗。商邱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爲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已。請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賣我。卽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閒讀書爲文詞。干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葬其妻。陳騰鳳來按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餼縣官。賈生曰。我當不日爲卿相。何至謀升斗。卻不就。日共郡人張渭等約汗漫遊。倣阮嗣宗。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彤衣。駕

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臥。寤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商邱。令知賈生。下車引見。目往謁。爲計贖財。復田舍。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奏除翰林院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澤清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魄餘。不信天上有奎宿。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

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騫於先達。卽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軌於正天下。以純儒稱之。既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三篇。走秦岱。觀日出處。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象占緯。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概其學術行業。恢奇滂濩。適於致用。然欲以轍迹求之。又不得也。常與侯方鎮方域爲忘形之友。張涓徐鄰唐吳伯裔伯胤徐作霖作肅宋犖爲文酒之友。張翮沈譽釋頂目乘闢爲方外之友。又自稱爲野鹿居士。不羈之士。不羈之文。

徐作霖張渭傳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
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
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
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
遇○人○皆○以○奴○畜○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毵○然○又○騎○馬○折○其○
左○臂○常○踈○曲○類○世○之○兒○童○戲○綉○以○爲○真○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
談○天○下○事○則○滾○滾○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
偃○臥○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南○

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而熟視，曰：子文誠善，吾卒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傳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何不

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
客益以涓爲狂作霖有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
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且暮死而謂涓
狂何哉舉座酒皆醒而其友人吳伯裔吳伯胤侯方域則皆哭泣
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
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
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溷迫齎乎作霖必死矣後甲
申宏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
部郎而張涓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頤張且斷矣涓猶右手灑其

髻○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呐○呐○罵○不○止○又○一○賊○從○後○
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饑○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
後○鬻○於○市○僧○驅○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
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以奇橫之筆作合傳之文而分合錯綜却自一絲不紊可謂妙

○陳將軍三鶴記

沙隨李氏有二鶴焉。參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之間。盡載其室帑。與其財貨器幣以行。而遺鶴。陳將軍者聞之。而歎曰。鶴之不遇也。有如此乎。顧謂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偕之以來。既而曰。是驥鶴也。吾尤李氏而驥焉。其庸愈乎。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使者返。又明日而鶴至。至則館於其堂之廡。召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餼。必專必潔。是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之樂。大譙其客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臺。以好馬也。而馬果畢。

至今公之所以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遼東之貴族吾且見其引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侯子曰甚哉子之闕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曉雄勁悍之徒。彎弓陷刃目不瞬而色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効之於死。是必閒居則美妻妾厭梁肉。六博羣飲仰天而歌。烏鳥養以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叛。吾未見其可以虛數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

具○養○鶴○者○養○士○吾○恐○士○之○聞○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
闇○於○養○士○也○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幾○失○士○
矣○顧○謂○二○鶴○舞○而○侑○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

客之言高已而已更發出一種奇確之論似莊似諧令人變色
亦令人警心

管夫人畫竹記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亾後遊燕市得之。嗚呼！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積而金其緘。而猶誌之以別壘。曰秘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興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內也。雖玉積而金緘。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妒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爲酒食醉飽。則鬪雞馴貓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雖欲觀之。而秘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眞僞雜而美惡溷。不過

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替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手者。嗚呼。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保朱公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呼。尉誠高矣。若太保者。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爲寶者乎。余嘗觀之。其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爲。竹瀟灑神韻。旁有石厯落而遠。其爲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

元爲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
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閭情而爲此也。
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不愛不
戚。夫婦偕老。嗚呼。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記者
也。余因爲之記。

命意邈然天外。裂石穿雲。不足喻其響也。

郭老僕墓誌銘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蓄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嗟。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

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外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而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軒。軒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聞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

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乘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訶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蕪嫁不終饒於財每日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終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

公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勉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

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刻○酷○兼○茲○藉○

此僕行逕大類陽城陽城平常時不言事一言事而陸宣公得
免于死此僕平常時不事事一事事而司徒公得免於難文亦

直逼太史公